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四十二回 同類相仇恨如切齒 終身誰托刻不忘心

話說那小童子恨余七有如切齒，那大的又問他道：“你究竟為著何事，如此恨他？”那小的道：“這話只能自己知道罷了，何能告訴你？就連師父也不能告訴。”那大的又道：“你告訴我不要緊，我絕不代你告訴師父的。”那小的道：“告訴師父到不妨事，只是不能告訴你知。”那大的又問道：“好兄弟，你告訴我罷。”那小的又道：“我告訴你，你就要取笑我了。”那大的道：“我如取笑你，叫我不逢好死，將來定然死在刀劍之下。”那小的道：“我告訴你，你兀萬不要笑我，不要告訴別人。”那大的道：“我倒發過誓了，你還不信麼？”那小的這纔說道：“自他擺了什麼迷魂陣，被七子十三生破去之後，他便逃回山來。

那時就該懇苦修煉，纔是道理。那知他在師父前卻說得天花亂墜，背地裏卻無惡不作。

那日頓生淫念，不知在那裏攝了一個民間的女子來到山中，就在他臥房內與那女子雲雨。

那女子被他用了法術，昏迷過去，全不知道，一任他為所欲為。不知他與那女子正在房內高興，我也不知道，無意走進他臥房去了。他一見我走進臥房，他就赤條條的下來，將我抱住，先向我說道：‘好兄弟，你兀萬不要告訴別人，我只因欲火中燒，借此一解其火，而且只行一次，少時就將他送回去了。’那時我也不管他這事，惟有答應他而已。

那知他不但不知羞愧，見我不與他較量，他以為我也是可欺的人，因又向我說道：‘好兄弟，你可嘗過這等滋味麼？’被他這話一說，我實在怪臊起來，卻不曾回答他的言語。那知他看反了味，疑惑也要如此了，當下就說道：‘好兄弟，你如不曾嘗過這滋味，你就上去嘗一嘗。等你嘗了這美人的滋味，然後我再把些好滋味與你嘗，單看還是他的滋味好，還是我把你那滋味好。’說著就笑嘻嘻的，將我抱在他那赤條條的身上。

我那時可真急了，我便向他說道：‘你若再不松手，我就嚷了。’那知他還是不睬，後來我便嚷起來，他纔松手將我放下來。你道可惡不可惡？後來我就想告訴師父，復又想道，大家頭面攸關，所以直至今日，皆不曾說出，今日纔與你談及。這告訴你的，你兀萬不要告訴別人。”那大的聽了這番話，也就登時大怒起來，道：“我還道他是個正經人，那知他是個畜類！照這說法，真要將他碎尸萬段纔好。好兄弟，我今與你約，無論他此次勝負，等他回山時，我與你兩人從今以後不要與他接談便了。”那小的又道：“你還望他回山麼？我只願他死在那裏，被七子十三生將他捉了去，給他粉骨糜灰，再也不能投人類了。”

他兩人在那裏閑談，同類嫉惡，河海生隱身黑處，卻聽了一個暢快，暗道：“向謂邪教中無好人，看他這兩個小童，不過都纔十五六歲，就知道如此向善。只可惜投在徐鴻儒門下，現在雖然正道，惟恐將來習染壞了。”又自暗道：“這溫風扇既為徐鴻儒帶去，諒來此處絕無此物，我何不趕緊回去，好到他營裏去盜呢？”說罷即刻出來，飛身下山而去。

一路行來，真是他們會劍法的人，毫不費事。只見行神如空，行氣如虹，不到一日，又回至大營，仍從空中落下。玄貞子等人一見齊道：“溫風扇取回來麼？”河海生道：“溫風扇卻不曾取回，倒聽了一件的確新聞事。”玄貞子等人復又齊聲問道：“什麼的確新聞？”河海生就將聽見那兩個童子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玄貞子道：“他那溫風扇何嘗不是如此，所以要他這扇子帶進陣中，纔可以解那冷氣。譬如臘月天時，遇見那極冷的風，將水吹得都成了冰，人也冷不過了，忽遇見一陣熱氣，那水也就解化，人也就舒暢。

到了春天，那些水被風一吹，也就解化開來。又如春夏之交，那溫風吹到人身上，人就登時困倦，必得要受些涼氣方纔舒展。所以要這扇子進陣，有此溫風，可以吹散他那種冷氣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今既被他帶來，不在他山中，此事賢弟卻去盜不得，必須待傀儡賢弟到來，方纔可以前去。”河海生聽了這話，自知本領不如傀儡生高明，也就唯唯聽命。

再說一塵子去到寧王府中余秀英那裏盜取光明鏡，這日已到了宮中，先去尋找余秀英的臥房。可巧並不費事，纔至宮門已瞧見他的臥房了。一塵子便輕輕落下，站在窗外靜聽。只聽裏間說道：“可怪我哥哥，不知時務。王守仁那裏，有那許多非常之人保護于他，他偏要與他們相斗，眼見得一敗涂地，性命還是不保。我從前也是糊塗，只道天下人除師父而外，再沒有能人，那裏知道強中還有強中手。就便我師父今已下山，也敵不過七子十三生他們一眾非常之人。別人的本領我卻不曾經驗，就是那傀儡生從前來救徐鳴皋的時候，我雖將天羅地網前去拿他，他卻毫不懼怕。不但拿他不住，被他逃走，末後我反上了他的詭計，將徐鳴皋帶出宮門，我只落得白費心機，徒然失身于人，也不能遂我之願。昨者聞得徐鳴皋陷入非非陣內，近來又不知他性命如何，好叫我無法可想。

可笑我師父，也要叫我前去幫他擺陣。如此看來，我師父也是逆天行事。”說罷，又嘆了兩口氣。一塵子在暗中聽得清楚，暗想：“可見女人還是隨夫的心重。徐鳴皋不過與他三五日的夫奔，他就時刻不忘，連哥哥、師父都怨恨起來了。”復又喜道：“難得他如此不助寧王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去說他一番，或者他可以將那光明鏡送與我，也未可料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刻走進房中。

余秀英正與他兩個丫鬟拿雲、捉月在那裏談論，忽見房外走進一人，也是道家裝束，心中便吃一驚，當下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，膽敢到此何故？”一塵子不慌不忙說道：“小姐勿庸驚慌，本師系是徐鳴皋相煩前來送信，望小姐前去搭救他性命。”余秀英一聽，登時面上羞得通紅，強顏怒道：“徐鳴皋是誰？我又與他毫無瓜葛，為什麼他要求救于我？你可快快出去，不要惹了我性子。我若反轉臉來，可不認得你的。”一塵子暗道：“他這反唇相譏到也好笑，我若不給他個真情實據，他還要抵賴無因。”因又說道：“小姐，你莫要強辯，可記得結十世姻緣時乎？若問本師何人，傀儡生系與本師的至好朋友，本師便是一塵子是也。今者實不相瞞，是前來奉借一物。本要暗中盜取，只因方纔聽得小姐大有改邪歸正之心，而且念徐鳴皋不置，本師是徐鳴皋的師伯，因小姐與徐鳴皋尚有夫奄之情，所以纔現身進來，說是徐鳴皋特煩本師前來求救。小姐，你若念徐鳴皋之情，他今雖陷在陣中，尚無性命之虞，也無須小姐前去救得。但小姐這裏有一寶物，只須將此物交給本師，徐鳴皋便可救出，將來還可與小姐終身團圓。雖徐鳴皋剛強不屈，他不過是不降宸濠，並非忍棄小姐。小姐若有心于徐鳴皋，即將所借之物交出一用，否則本師卻也不敢勉強，本師自有妙法盜取。那時可不要怪本師不做美滿人情，還得小姐三思為是。”

余秀英聽了一塵子這番話，心中暗道：“我的心事。卻全被他知道。但是他雖如此說，我卻從未見過他，何能以他所說為憑？又不知他向我所借何物。他若果真可令我與徐鳴皋結那十世姻緣，我一身骨肉皆是徐鳴皋的，又何惜身外之物？不必說一件，就便全行與他，只要將他救出來，又何嘗不可？若是他故意拿這話來騙我，我將寶物交付與他，我豈不上了他騙？若不將寶物借與他，萬一徐鳴皋竟陷在陣內，性命難保，不又誤了我終身大事？”左思右想，實在難以決斷。一塵子見他沉吟不語，已知道他的心事，因又說道：“小姐莫非見疑本師麼？若果見疑本師，是不難。本師還有一言，可為小姐設一計策，管使小姐兩面俱到：既不見罪于寧王，又不漠視于鳴皋，將來大功告成，本師包管你個月圓鏡合。但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”余秀英聽了這番話，因便說道：“既蒙老師見愛，即請示知，以便斟酌便了。”畢竟一塵子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